



焦氏類林卷之三



焦 竑弱侯輯

建業

王元貞孟起校



政事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  
美若存若亾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  
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  
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  
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  
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  
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  
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  
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賈傅新書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寒老寒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

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伯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歿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之韓非子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患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

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

漳水兮灌鄴兮終古馮鹵兮生稻梁

文帝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

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

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齊魯

華陽國志○又秦史傳云文翁遣杜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歿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杖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  
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  
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  
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  
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趙廣漢善爲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賈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  
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  
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爲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  
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爲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  
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  
騎吏父未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  
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  
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其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  
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爲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  
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敞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  
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  
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  
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  
特苦精符感應沕沕下雨

長沙耆舊傳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  
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  
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  
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  
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鼉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

謝承漢書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糶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練縲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炮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長沙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

吏皆孝友

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

得愛金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

復言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雪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

### 焚券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爲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

海內先賢傳

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魏略



傳玄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卞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

鄧粲晉記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

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

晉陽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諧人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



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絨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爲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傳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代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牕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爲銅斗鐵尺百姓便之

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頰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

罪

後魏書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畝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犝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  
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擒送自  
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爲廬州內史稱疾去爵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  
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  
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  
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曾遺書云在官寫書亦  
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晏之爲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  
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  
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  
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  
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  
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  
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  
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外者無宜更敘時人深  
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  
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韋絢戎幕閒談

玄宗嘗賜脯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  
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  
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  
者外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為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

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劉昫唐書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  
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  
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  
變也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  
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  
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故不察

李文公集○襄城伯筦留鑰時刻此於應天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真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鄼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

民邪

湘山野錄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髻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



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

墨客揮犀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筆錄

東軒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旣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



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雜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納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名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晁氏客語

許冲元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客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歎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



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  
一空 玉露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  
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  
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肖  
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宋莊綽雞肋編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  
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  
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  
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  
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  
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

大春

嵇康高士傳

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



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

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員而已惟樂祇五業竝授

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吾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納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  
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  
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劉昫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  
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  
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爲之語曰五  
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  
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  
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

高士傳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  
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  
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  
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暘王大歎服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  
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  
明此者即吾師也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微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  
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  
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



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輅別傳

何妥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妥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

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陳雷風俗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寫爲八帙又別鈔



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故事撰次諳憶略無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菁華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欒城爲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

矣 語林

杜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劉昫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



學 江表傳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尚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

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魏志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魏志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  
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  
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  
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  
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昴論語識○以下著作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  
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  
子自稱玄衣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  
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  
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吳越春秋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  
洛事北向孔子楷纒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  
契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  
玉搜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  
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  
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楊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張伯松不好楊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古文苑

嚴尤聞雄歎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

平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



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  
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  
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  
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  
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  
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  
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  
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  
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  
賸勿通者也

傅玄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爲傅子內



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  
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著無  
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  
易玄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摭傳著春秋  
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

時華陽國志○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益得老蠶綠  
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珍於是  
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

命分路揚鑣梁典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  
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  
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  
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  
也時益重之葆允錄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  
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  
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  
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

益

魚豢典略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臥讀琳  
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

續晉陽秋

潘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

續文章志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  
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

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  
泉源如一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  
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  
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  
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  
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  
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  
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  
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  
以山水遊晏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

後飲謔旣倦廣尋經史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旣贍且

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李百藥齊書

劉勰著文心雕龍旣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  
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  
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  
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氏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陸以一束青  
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適  
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讌許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  
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隋書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  
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

北里志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窺點時人謂之腹藁

全子棲每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徵文玉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义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

唐書

馮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回鶴記西番寫  
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爲郢姊壻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  
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  
郢取弄之有頃頓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



占使書不窺易一字鉉伏其工

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語林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羣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桓譚新論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柎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神氣盡矣 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卽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  
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  
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  
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在  
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

屬文爲時所稱 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  
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  
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大奇之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



英藻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

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寶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

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禪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爲文外獨絕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

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朓

得父膏腴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

間珠玉生于字裡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

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

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

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

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

邪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  
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  
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  
繼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  
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  
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  
語曰雪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  
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  
夸耀高僧傳○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五代史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  
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說苑○以下耽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



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

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拆竹寫之

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拾遺記

楊雄語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二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  
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  
於今矣 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  
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  
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  
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

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  
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  
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  
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  
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

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  
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新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  
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  
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 王隱晉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箴  
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

修短懸於天乎 高士傳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  
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每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惟書籍不衰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  
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  
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真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三二年滿數十篋

齊春秋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从夕達旦時或昏睡熟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崔慰祖謂之書淫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宋人詩讀書祇爲聲名計只恐廬山也笑人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遇字孝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表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

人爲刻之

梁溪漫志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以下敏捷

王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勳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誼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  
笑誼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  
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歸田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  
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  
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以下強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  
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  
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道一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  
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日試之  
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裴諏之嘗從當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  
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  
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  
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  
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廚十國紀年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

墨客

揮犀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牾之於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跣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

向別傳

竇攸舉孝廉為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煒燄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



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歾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

吳書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異苑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宍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宍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宍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

幽冥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

束皙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眾

晉載記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罍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



壯武王祭謁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  
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  
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楬字昉問此  
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各昉又問酒有千日  
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  
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  
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

五品商溪檠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  
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安古者樽彘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  
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  
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  
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  
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以約檢二  
書一如杳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  
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  
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  
五花簾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  
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  
乃命抽憲簾自掣取扇登專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

者負之而趨

陸常侍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僕射  
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  
年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  
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  
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  
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  
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張綰與兄績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  
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  
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穎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  
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  
之朝何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亾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  
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  
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  
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  
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  
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



字觀果如所言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罇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李後主獻回牛一晝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旣至今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語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天文醫藥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第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劉原父行狀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

大服 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語林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于雲別疑鼠曼倩識騶虞 葆光錄○  
雖以醉反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楊彥齋筆錄



焦氏類林卷之四

幹局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女唱女為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呂氏春秋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  
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  
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  
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少府主簿持璧卽給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  
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旣罷謂暉曰屬  
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孫策夢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  
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爲  
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爲太子卽位當  
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  
以繫遠近之望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日矯以王  
后令策太子卽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



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珽爲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一遺失

孔覲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理事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



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兖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宴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握句檢出納雖至納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宴始爲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戕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南唐書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

王清臣塵史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卽上馬去

宋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同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



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管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伎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納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亾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王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王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王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



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漫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間人不測如神

客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外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歿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錕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



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  
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  
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  
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安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之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  
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  
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  
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  
工鞠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歲爭取金

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  
士謀爲變黃震白王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  
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  
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  
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  
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

日月道書洞天集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說苑

田巴竒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文士傳

伏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

有此人

論衡○陽城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

曰素車白馬繆文雅皇甫謐達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

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為潁陰令以為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張璠漢記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四風



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  
辭隆從窳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  
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為論者所侵美玉瑯磨  
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克州陳留並圖  
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

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雖所歎 江表傳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  
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幹著中論二十篇辭義典雅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  
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  
妙刃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張勃吳錄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為賓客爾  
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



魚尾類林 卷之四 十一  
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  
弓典略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為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  
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  
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聘騏驎於千里何所  
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目王仲宣為泥下潛  
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  
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盼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  
去口實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  
為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  
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  
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  
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



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  
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  
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  
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  
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  
比張安世

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  
咨嗟稱詠爲之延譽

周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疑然儕輩不敢媒汝  
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  
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

晉陽秋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  
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  
不如衛家一兒

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  
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中興書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  
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念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

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梅子

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

可貴

顧榮書

賀循論楊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  
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曾臆乃是一

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

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

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

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

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名聲藉甚

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陵後至一坐無  
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如洪鍾響  
留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為高  
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籠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  
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  
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  
列為衆所瞻為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  
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  
得其人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訐與從兄歆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超超越俗  
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  
稷寒年之織纈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閭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  
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拆簡寫之謂珪曰士子  
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魚尾類  
卷之四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  
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  
於君

梁元帝問蕭大圜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應答無  
滯帝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  
好善則彌高千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晏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  
問爲長

崔浩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  
深

吏部郎中陸印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  
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齊明帝云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昭明太子執王筠袖撫劉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  
右拍洪崖肩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命植之  
雲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  
年時



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  
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吐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徐陵數歲家人攜侯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何點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  
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  
人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陳後王問蔡徵蕭允之爲人徵曰清虛玄遠殆不可  
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疋懦弱  
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胷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  
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文每問羣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  
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龐晃等前後短高頰帝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  
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叡女自謂何如王澄杜暉叡謙不敢  
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  
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  
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  
懼鳳峙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  
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  
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  
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  
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  
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

第一之說揆曾爲入蕃會盟使行至蕃酋長曰聞唐  
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



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邠鄆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命而自漢也士庶皆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



子貴虛料子貴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楊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鵲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閔韋著三人孰爲先後蕃答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曹操曰袁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逸卓犖

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志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王問群臣曰温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温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語林

吳宣太子鈔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



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  
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南陽羊道私駁綜曰元遜才而  
疎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  
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  
以道爲知言 吳志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欵盡誠膽幹  
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  
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  
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  
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顧榮上琅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  
王之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  
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  
偉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  
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  
逸光 晉蔡洪與周浚書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  
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



直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王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挑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顏轅謝合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霑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



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  
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愠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  
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  
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  
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  
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  
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  
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  
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  
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煬帝爲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鬪將  
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鬪將  
非鎮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爲誰弼曰  
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

鷹王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



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  
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  
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  
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  
屈使當廢興去就一外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  
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晁氏客語

### 夙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  
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  
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疑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  
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  
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曄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  
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  
援以慧改興詢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十二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麟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文士傳

濟北汜昭戴祈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為五龍

濟北英賢傳

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住處

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

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匱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

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取大鏡着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異苑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家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為文

而自鐫之詞麗器妙

唐丁用晦序云學慙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楊

烏之儔也

陸雲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車頗秦書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  
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  
慙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  
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  
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  
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  
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母不宜受伯軌財軌

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  
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呼爲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  
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



或攜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遙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謝真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竒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頊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賈詎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之情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



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兄星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締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締惟綌服之無斃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旣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鄆人藉稻注云鄆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豐寧傳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爲詩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爲妙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悟呼爲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目爲竒童

警悟

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惑子旣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間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頃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

先賢行狀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鞞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

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至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好聞此不少遣乎

飛燕外傳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愧

會稽典錄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屐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遽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拆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焦氏類林卷之四

三四

焦氏類林卷之四





